



我们害怕孤单,殊不知耐得住寂寞,才会不寂寞。年岁增长,我们渐渐明白,无论独自去远方,还是一个人徜徉在阳光下、隐藏在月光中,都希望能静下心来看看自己,在这个纷扰复杂的世界里是否迷失了最初的方向,是否忘记了曾经的意气风发。我们需要用独处的时间去追寻内心的声音,我们需要借寂寞来磨练毅力,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,内心坚持,才能处变不惊。



寻得鸛鸛声

付明君

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,时令已进入年末了。此时,东北的寒气正盛,风也是凛冽刺骨、硬朗干练,把天上的闲云吹得渺茫无际。阳光倒是蜜色的,透过窗棂在地板上、床上洒得到处都是,真想在这蜜色的流光里躺下来,打开自己,打开自己的肌肤、骨骼和身体,甚或自己的心灵。

再一次回望自己逝去的日月,只觉得木然或呆滞,仿佛是,走着走着,一不小心,竟然同过去的那个自己邂逅了,彼此对视,有慌乱,有茫然,所不同的是:那就是年龄的差异,身体亦常发出蛊惑的信号,一日不如一日,脚步跟不上以前的步伐了,欲询其因缘,却终究是胆怯。那一种复杂滋味,难以道得。

究其实,因我的灵魂是自由的,是奔放的。然现实的生活处境却常把我拘囿在一个狭小的逼仄空间。所以我常在生活里给人呈现出一些阴暗的瞬间,或者在文字中把人引到灵魂深处的迷宫,然而,我不是拒绝自由的精神世界,我愿意在那未知的世界里探索、发现、求知。它是那么地有蛊惑力,并诱我义无反顾地求索。然我却无法绕开我生命的底色,它是灵魂的颜色,总是孤立地存在着。

但是我的疑问是,就算我在蜜色的流光下打开了身体,就会得到灵与肉的自由了吗?当一个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有了被禁锢的痛苦,他是不是会更渴望动起来呢?

所以我喜欢一切能跑能走能飞的动物。我崇拜“动”这个字眼,相对于整天闭门守牖,有足不能动的我来说,一个“动”字该是多么珍贵。而我喜欢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可以观览万物,恰恰相反,却是万物默认了我。也许我什么都不可以有,我只沉迷于动的本身。它是自由的、自主的、不受牵制的,我曾在文字里过分地表达过这种“动”的欲望,它几乎就成为我灵魂的翅膀,然我常常被这种俗常的羁绊而牵制,总是不能与其和平共存,而达不到我想要的精神高处。

可如果真如我所愿,身体挣脱了牢笼,我就得到了我想要的灵魂高处了吗?就能天高任我飞,海阔任我游吗?就能把世界收揽笔下,把万物尽揽囊中,把世人尽揽心间吗?就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了吗?那么,我到底如何才能努力把自己的灵魂从身体里剥离出来,如何在精神追求下不寄托于肉体,摆脱一切苦难形影相随的时日。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。

是的,我成熟了,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,可好朋友却越来越少,所以常觉无人倾诉;我很久没有看过新闻联播,渐渐淡薄城里在发生什么,我房间里的东西越来越多,行走的范围越来越小;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厚,可是满足的时候却越来越少,我要做和能做的事越来越多,真正去做的却越来越少,我有多久忘了抬头看看天空的云,有多久忘了低头看看路边的花,有多久忘了去想从前爱过的人;我觉得谁都对不起我,唯我是对的。我喜欢抱怨,喜欢怀疑一切,我冷漠、自私、庸碌、叛逆、虚伪、蛮横、势力、懒惰、偏狭而又奢靡。诚如有人说:我们都可耻地成熟了。我被四季更迭得只剩下了躯壳,灵魂游走在空气中,重要的是,没有谁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,因为他们似乎也和我一样活在光鲜或猥琐的表面形象之下,悲哀的是,他们所认为的便是所看到的。

那么,如果再给我一次“动”的机会,那么我还是不是这样走下去?这依然是一个问题。就像我从自身中剥离出来,以为就能得到自由,但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自由?身体的自由?灵魂的自由?或灵与肉的自由?

真的希望冬日的一场厚厚的白雪作掩,遮我龌龊和成熟。还用那节日烟花微火,浸润一捧雪水洗涤我不再清澈的灵魂。然后在不断的寻望中透过重峦叠嶂,入得深山,寻声鸛鸛的啼鸣,超越肉体,重塑魂灵。

一个人的远方

深夜,偶然看到这样一个场景:在阿尔泰山区,和小羊分开一天后,一群乳汁涨饱的母羊在牧羊人打开羊圈门的一刹那,一路狂奔,竟然能都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的孩子——那一只只肚子已经饿得瘪瘪的小羊。此刻,咩声震天,母亲、孩子在茫茫草原上会合。这样的会合,该是一个多么惊天动地的场面,只是遗憾,不能进入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,看到这样的际会了。平坦、空旷的草原,少有人类足迹淹没的境地,那应该还是没有群羊,没有建筑,没有嘈杂,耳畔不再有无休止金属音的地方。一群温顺的小动物,似乎窃取了上天赐予的灵性,在蓝天作伴、青草覆盖的草原,享受着世间最朴实、真纯的呵护。这真是一片福地啊,让它们从容地过每一个日子。

苍茫的绿,那个远方,一片无以言说的开阔,让人在寒夜里如坐禅般,沉浸在那片空间距离遥远的塞外风光了。草原,干净的蓝天,白色毡子,帐幕翻飞,骏马,绿草,在童年学过老舍先生的《草原》中那刻便印在脑海了:“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,就像没骨画那样,只用绿色渲染,没有用笔勾勒,于是,到处翠色欲流,轻轻流入云际。”隽永的文字,从语文老师沙哑的声音里流淌出来。或许,是因为自己生活的周围,只有矮山,疏落村屋,竹篱柴门,一片片黄色的土坪,从没有过那般的开阔,因而,在心头印象便比其他有更多的深刻。

朦胧中,那些已经遥远的世界,总在梦境中徘徊,却又无法冲破曙色。该感激这个夜晚,这样的文字,殷勤相伴,那个僻远小山村里的一次课堂,一篇颇具灵性的文字,在一个孩子心里,从小留下一份念想,对那片广阔无垠的绿色向往着。记得孩提时光,全村的孩子都在村里一个山坡上的小学校里上学,学校离家很近,通常,只有在山坳里听到学校传来“叮当、叮当……”的上课铃声时,孩子们才一路小跑,一步一步蹦跳着,从家里奔向学校。那些日子,午后的阳光,总是暖暖地照在学校前坪,斑驳的光影,在学校附近的小树林里跳跃着,一群小孩,在树林里疯跑,谁也没有想着被追到,谁也不害怕被捉住,就那么一串笑声,一路追逐着。那自由奔跑的脚步,无拘无束地追逐嬉闹,一种平静的情趣,似乎在当时没有感觉到,现在想来,真实地呈现在眼前了,实在是可爱、亲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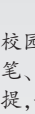
最近,在看一本书《鲁迅谈风月》,先生曾说:“没有闲谈的世间,是难住的世间;不知闲谈的社会,是局促的社会。而不知道尊重闲谈的妙手的国民,是不在文化发达的路上的国民。”似乎与这远方联系不上,先生只是说到闲散的个中滋味。而先生的远方,是那个青石板路上的鲁镇,漂浮着长幡的咸亨酒店?还是遥远的樱花下的藤野先生,百草园的纯真无邪……不得而知,只知道,先生的过往,在弥漫着灰雾的年代,留下一个挺立的身影,遥望着远方。



彭 湘 (湖南松雅湖中学)

一个人的远方在哪里,似近又远。或许,它只是能让心灵放松的地方,如沙漏般,安逸地向下落着,不着痕迹地,堆砌成了一座小沙丘,而复过来,微小的沙粒,静默地又开始了一份新的重叠,总是那么淡然而随意。向往的远方,在某个时刻与你相遇,心头便如窗前开花了的小草,微弱的颜色,在人眼前闪烁了一下。远方,便似乎在眼前出现了。

征稿启事



未名园接受长期投稿,校园感悟、行旅感思、生活随笔、连载小说……一叶一菩提,一笔一世界。

要求:字数在 800 以上(诗歌字数随意),主题不限,体裁自拟。一经利用,稿酬从优。

- 注:
- ①来稿要求原创
 - ②来稿注明要投稿的报纸版面+题目(例如:未名园+故乡的月亮)
 - ③来稿注明个人信息:姓名、地址(寝室的话具体到楼栋号和寝室门牌号)、邮编、电话、邮箱。
 - ④稿件文字请勿放在附件中,在邮件视图下呈现即可。
- 来稿请寄:ourhudong-ban@sina.com